

讀
書
雜
志

漢書第三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脫八字

江陽康侯蘇息

史表作蘇嘉

念孫案此條第三格內當有四

月壬申封三年薨八字

四月者景帝六年四月也至中元年凡三年而康侯蘇嘉其中

二年則爲懿侯盧之元年

史表云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是

其證其中二年懿侯盧嗣云云則當在第四格內今本

第三格內脫去八字而第四第五第六三格內之字皆

以次移上一格當改正

陸彊

遁侯陸彊念孫案陸彊史表作隆彊

釋名謂車蓋弓爲隆彊云隆彊言置

隆而

彊也索隱本作李隆彊

案今本史漢表及水經注皆無李字

而不言漢表

作陸彊則今本作陸者譌也水經巨馬河注云涑水東南流逕遁縣故城東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彊爲侯國字亦作隆

攜侯徐盧

容城攜侯徐盧念孫案攜當爲唯且當在侯字下容城侯唯徐盧者唯徐其姓也盧其名也史表作侯唯徐盧

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如是或改唯爲攜者非

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

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爲侯
國百官表曰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唯塗卽
唯徐光乃盧之孫也或以謚法息政外交曰攜而謂攜
爲謚非也此字各本皆作攜不作攜乃是唯之誤字耳
後人旣誤以攜爲謚又誤以徐盧二字爲上姓下名遂
改侯攜徐盧爲攜侯徐盧而不自知其謬也容城侯唯
徐盧與上文之安陵侯于軍桓侯賜桓史表作垣縣名也迺侯陸
疆下文之易侯僕隰翕侯邯鄲皆匈奴降王而皆無謚
唯范陽侯代亞谷侯盧它之有謚耳又周勃傳匈奴王
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睢徐盧案彼文徐

盧上脫唯字

史記同

而注文之唯徐盧卽唯徐盧之誤則

此文之本作唯徐盧益明矣引之曰徐疑當作涂涂與塗同故百官表作唯塗涂徐字形相似世人多見徐少見涂故涂譌爲徐矣

范代

范陽靖侯范代念孫案下范字衍史表作靖侯代水經易水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爲侯國皆無范字史記孝景紀正義引漢表亦無范字上文之桓侯賜下文之翁侯邯鄲皆不書姓則匈奴降王固有不書姓者

舞陽

親陽侯月氏 舞陽念孫案舞陽當作舞陰此涉下文

舞陽而誤也史表索隱云漢表在舞陽則所見本已誤

親與觀同說文地理志水經並言觀水出南陽舞陰今

說文謬作舞陽掉漢志水經改此侯所封在觀水之北舞水之南故曰

觀陽侯而其地則屬於舞陰也舞陰與觀水皆在舞水

之南今觀水出南陽府泌陽縣東北而舞陽乃在舞水

之北舞陽故城在泌陽縣西北則觀陽之不屬舞陽審矣

安樂 昌

安樂侯李蔡 昌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地理志樂安

志四之三

三

屬千乘郡、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
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史表百官公卿表及
史漢李廣傳、衛青傳皆作樂安、唯此表作安樂、故李廣
傳注以此爲誤也、昌上當有博字、寫者脫之耳、索隱引此已誤
地理志博昌樂安竝屬千乘、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府博昌縣北、博昌故城在博興縣南、二縣本相近、蓋封於樂安而會邑在博昌、故上書樂安侯而下書博昌小司馬以爲琅邪之昌縣非也、

軹 陟軹

軹侯李朔、念孫案軹上有陟字而寫者脫之、據表云在
而安地理志、而安屬齊郡、則非河內之軹縣也、史表及

衛將軍傳竝作涉軹。本書衛青傳作陟軹。字之誤耳。涉軹乃侯名，非縣名。史表索隱云：涉軹猶從驃，皆當時意也。故上文有涉安侯。

匈奴河

從票侯趙破奴。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念孫案：奴字涉上下文匈奴而衍。史表無奴字。武紀云：遣匈奴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薛瓊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匈奴傳從票侯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今本匈奴下亦衍奴字。衛霍傳亦云：趙破奴爲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史記同。又大宛傳云：遣從驃侯破奴將兵至匈奴水。

龍侯 龔侯

龍侯摎廣德又南粵傳封摎樂子廣德爲龔侯晉灼曰

龔古龍字

各本龔誤作龔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龔字今據史傳索隱引改

史表作龍

亢索隱曰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營邑蕭該云

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南越傳亦作龍亢索隱

曰龍亢屬譙國念孫案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

龍侯者傳寫脫亢字耳南粵傳作龔侯者龍亢二字全

譌爲一字而亢又譌爲木耳龔乃房室之疏非古龍字

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強爲之說

集韻龍古作龔即沿晉灼之誤

而蕭該

遂以有亢字者爲非地理志龍亢屬沛郡

龍亢故城在今陽府懷

遠縣 後漢屬沛國晉改屬譙郡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爲
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書之譌脫而謂龍下
本無亢字也小司馬云龍亢屬譙國本不誤而其注史
表又爲蕭該所惑且附會以魯之龍邑則其謬滋甚矣

下酈

下酈侯左將黃同師古曰酈音孚念孫案師古音非也
酈當爲酈南陽郡之屬縣也如淳曰酈音蹢蹢之蹢史
表作下酈水經湍水注曰湍水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
城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封左將黃同爲侯國字皆作酈
且表在南陽則是酈字明矣若酈縣則在左馮翊不在

南陽也。

瓠譟

瓠譟侯扞者師古曰瓠讀與狐同譟音之涉反地理志曰河東郡狐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瓠譟侯扞者集解徐廣曰在河東瓠音胡索隱曰卽狐字念孫案功臣表之瓠譟卽地理志之狐譟則瓠乃瓠之譌也隸書瓠或作瓠因譌爲瓠又譌爲瓠耳說文玉篇皆無瓠字廣韻十一模亦無瓠字集韻十一模瓠洪孤切瓠譟晉地名又攻乎切瓠譟漢侯國在河東則瓠譟爲瓠譟之譌明矣師古注王子侯表之瓠音節侯息云瓠卽瓠字又

音孤、卽涉此而誤也

康侯最

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外子侯念孫案最上當有路字

題侯 邗侯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太子侯鉅鹿謂

邑鉅鹿邗侯李壽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河內謂會邑河內

師古曰邗音于百官表亦作邗侯又武五子傳詔曰其

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韋昭曰邗在河內孟康

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會邑鉅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漢紀孝武紀題侯作踳侯邗侯作抱侯
念孫案漢紀是也踳音特計反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
背相踳李頤云踳踳也封李壽爲踳侯者爲其足踳開
戶以救大子上文云大子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
富昌爲卒足踳開戶是也廣韻踳題竝特計切聲相同
故字相通而師古題字無音則已不知其爲踳之僭字
矣封李壽爲抱侯者爲其抱解大子上文云新安令史
李壽趨抱解大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內者謂抱侯之會
邑在河內非謂河內有抱縣也隸書抱字或作抱邗字
或作邗二形相似故抱譌作邗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

邢城

信二十四年左傳邢晉應韓社注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邢城

正與功臣表之河

內相合遂改邺爲邢不知邺乃挹字之譌且隄侯抱侯皆以救太子得名非舊有之縣名也韋云邢在河內則已誤認爲邢城之邢水經沁水注亦云邢城當大行南路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蓋此字之譌已久不始於師古漢紀云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上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隄侯卽用漢書之文足正諸家之謬矣

厲溫敦 呼連累

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連累單于率眾降侯念孫案

厲上當有烏字烏厲其姓溫敦其名也連當爲速字之誤也宣紀五鳳二年匈奴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率其眾數萬人南降師古竝曰遼古速字

外戚恩澤侯表

漢陽

建成康侯呂釋之漢陽侯祿念孫案漢陽當作湖陵史表作湖陵地理志湖陵屬山陽郡若漢陽則屬樅爲郡樅爲自武帝始開則呂祿斷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陵陽皆字之誤

侯祖

周陽懿侯田勝

侯祖嗣念孫案史表作侯彭祖此勝

彭字

發平

發平侯登景祐本發平作發于念孫案當依史記作發

干

建元以來侯者表

衛青傳亦作發干地理志東郡發干莽曰

戢楨則當作干明矣

濟陽

陽城侯田延年下云濟陽念孫案續史表陽成田延年

城成古字通

索隱云表在濟陰非也濟陰有成陽縣耳而楨

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據此則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濟陰有成陽縣而潁川汝南皆有陽城縣考延年所封之邑此表及宣紀酷吏傳並作陽城則非濟陰之屬縣矣而表云濟陰故小司馬非之若濟陽則是陳畱之屬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十八年

陽城繆侯劉德 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薨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念孫案十八年當依景祐本作八年自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之薨在前一年故云八年

侯輔

建成定侯黃霸、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居攝二年侯輔嗣念孫案忠侯之子不當與父同名考黃霸傳云忠侯輔薨子忠嗣侯是輔之子名忠不名輔也此卽因上文忠侯輔而誤、

百官公卿表

左內史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念孫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據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

表云景帝分置諫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竝同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此條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兼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此自別爲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漢書百官志云舊有中壘校

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
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爲四城謂掌北軍
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惠紀云中壘校尉掌
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西城域字相似又
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
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鵠漢本於此
下加掌面域三字亦以外字上屬太平御覽職官部三
又引師古注爲證十八四十竝同師古以外字屬下讀亦非

將大夫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念孫案將下有軍字

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是其例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

皇太后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會曰邑念孫案皇太后三字後人

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太后言后與公主則大后可知

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竝作皇后公主所會曰邑

今本竝作

皇太后大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竝

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會曰邑無皇太后三字

張晏注高紀亦同

戊戌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倉兌

通鑑漢紀七同

念孫案戊戌

當爲戊辰其後二日爲庚午故下文云庚午御史大夫

申屠嘉爲丞相

下文又云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漢紀亦云八月庚午御史大夫

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則庚午二字不誤

若戊戌則在庚午前三

十二日乃七月非八月矣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

殷容

元朔五年 中尉殷容念孫案殷容當爲殷宏草書之

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元朔五年遣漢中尉宏卽訊

王漢書

索隱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則此文之作殷宏甚

明

錯簡十九字

元狩三年 三月壬辰延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
舉自殺念孫案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壬辰
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而張湯卽以是日爲御史大夫
不得遲至三年也史表書御史大夫湯正在二年下漢
紀亦云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
御史大夫

錯簡十二字

地節三年 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念孫案此
十二字當在四年下七月二字與上文相複則其爲四

年之七月可知宣紀外戚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霍禹事皆在四年

七月

綏和元年七月甲寅大司馬根賜金安車駟馬免念孫案七月當爲十月漢紀云綏和元年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則漢表本作十月明矣通鑑漢紀二十四云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亦本於漢表

十一月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漢紀十

一月丁卯作七月丁巳通鑑漢紀二十五作七月丁卯
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爲
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爲大司空荀紀七月
丁巳大司馬莽免案丹若以十一月爲司馬四月徙官
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
荀紀日誤

古今人表

柏夷亮父

柏夷亮父顯頊師引之曰亮卽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
作夷形與亮相似因譌爲亮今作柏夷亮父者一本作

夷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岳
郭璞曰伯夷父顓頊師伯與柏古字通故表中伯仲之
伯多作柏穆天子傳注云古伯
字多以呂氏春秋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皆其證路
本是也史分柏夷父柏亮父爲二人非也

邢侯

邢侯鬼侯又史記魯仲連傳魯者九侯鄂侯

鄂俗書作鄂

文

王紂之三公也徐廣曰九一作鬼

明堂位臚鬼侯以饗諸侯正義曰鬼侯殷

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

鄂一作邢

邢一本作鄂趙策作鄂

殷本紀以

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邢竹書紀年
曰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邢侯羅泌路史國名紀曰九

侯鄂侯紂三公邢侯亦紂三公或云邢侯卽鄂侯或云卽邢侯俱非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歾而邢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念孫案羅說非也魯仲連傳之鄂侯一作邢侯又作邢侯殷本紀之鄂侯一作邢侯紀年有邢侯而無鄂侯趙策有鄂侯而無邢侯古今人表有邢侯而無鄂侯是邢卽鄂之譌而邢又邢之譌也趙策曰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此卽世紀所謂鄂侯以忠諫歾者也作邢者字之誤耳羅謂鄂侯邢侯皆紂之三公非也鬼侯鄂侯文王爲三公若加邢侯則爲四公矣

寺人

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引之曰左傳徒人費本作侍人費侍與寺同說見經義述聞

雒人稟

念孫案此當作雒稟人稟古廩字左傳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于雒廩九年春雒廩殺無知賈注曰雒廩渠邱大夫也見史記齊世家集解昭十一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杜注

曰渠邱齊大夫雒廩邑史記則謂之雒林人

廩林聲近而字通

秦本紀曰齊雒林人殺無知管至父等

今本雒林人作雒廩乃後人依

左傳改之辨見史記

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雒林雒林人嘗有

怨無知及其往游雒林人襲殺無知不曰雒林而曰雒
林人者當史公時左傳尙未有章句故誤以雒林爲邑
名而言雒林人殺無知也此表作雒稟人亦沿史公之
誤而今本作雒人稟則義不可通或以人爲衍字亦未
合班氏之旨

陳應

梁氏曜北人表攷曰未詳念孫案潛夫論慎微篇曰楚
莊出陳應爵命管蘇故能中興彊霸諸侯則應爲楚莊
王臣故列於五參申公子培之閒

衛陽公焱

衛陽公焱師古曰春秋焱作剽

襄二十六年

念孫案焱當爲

焱字之誤也

焱焱字形相似書傳傳寫多譌不可枚舉

剽焱聲相近故字相

通

襄十四年左傳衛人立公孫剽釋文剽匹妙反一音甫遙反甫遙則與焱同音故通傳剽至風起師古曰

剽讀曰焱月令注作回風爲焱飄之爲焱猶剽之爲焱矣史

記十二諸侯表作狄衛世家作秋狄與秋又皆焱之譌

也

淮南兵略篇發如焱風今本焱作秋亦是焱譌爲焱又譌爲秋也

或謂秋亦音七遙

反與剽焱音近而通失之

琴牢

引之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

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注以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衛人字開一字張又序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子雍所僞撰何得據之而改漢書乎杜預左傳注琴張字子開名牢始爲家語所載賈逵鄭眾注左傳以琴張爲顓孫師而服虔駁之曰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

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三家注何不據之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孟丙

念孫案孟當爲孟昭二十八年左傳孟丙爲孟大夫杜解補正改孟爲孟說云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閭大夫之爲閭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案顧說是也左傳釋文孟音于下文同孟音于者指孟丙而言下文同者指孟大夫而言是陸氏所見本兩孟字皆作孟

也或謂下文同三字指注文之太原孟縣而言廣韻孟

非也若然則當云注同不當云下文同矣

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孟丙廣韻本於唐韻是孫愐所
見本亦作孟也自唐石經始譌爲孟丙而各本遂沿其
誤蓋世人多聞孟姓少聞孟姓故孟譌作孟下文之狐
廐師古曰卽孟廐孟字亦譌作孟也地理志作孟丙而
此表作孟丙明是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或謂此字師
是孟字不知地理志之孟縣師古水經汾水注云洛陰
亦無音蓋孟字本下須作音也西逕孟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
七縣爲大夫之邑以孟丙爲孟大夫卽本於地理志今
本作孟丙亦是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顧非也續漢書

郡國志亦云孟晉大夫孟丙邑

明汪文盛本如是他本或作孟丙亦後人所改

元和郡縣志陽曲縣故孟城漢孟縣也本春秋時晉大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孟丙爲孟大夫太平寰宇記同此皆本於水經注而孟丙之孟無作孟者

榮聲期

榮聲期師古曰卽榮啟期也聲或作啟攷異曰聲當爲罄之譌啟罄聲相近念孫案此因隸書啟字作啓形與聲近而譌耳據師古注則他本固有作啟者矣不必迂其說而以爲罄之譌也

蕩疑

蕩疑師古曰卽薄疑也念孫案蕩卽薄之譌雖姓亦有
蕩然據元和姓纂薄姓下引風俗通義云衛賢人薄疑
通志氏族略通鑑則當作薄明矣呂覽務本韓子內外
周紀四注立同淮南內篇道應並作薄疑無作蕩疑者

脫三字

慎覲王念孫案此下各本皆脫顯王子三字當依景祐
本補

漢書弟三

漢書第四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律厯志

比黃鍾之宮

制十二筭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念孫案比黃鍾之宮本作以比黃鍾之宮與上文以爲黃鍾之宮句同一例今本脫以字舜典及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白帖三十一引此竝作以比黃鍾之宮呂氏春秋大樂篇說苑脩文篇及晉書律厯志竝同

著於其中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念孫案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廢著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著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說

振美

振美於辰念孫案美當爲羨字之誤也

淮南主術篇羨者止於變而不

足者遠於用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並譌作美羨之言延也三

月陽氣方盛句萌奮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

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

璧羨康成曰羨猶延

張衡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綜曰羨延也周官冢人注曰延羨道

也隱元年左傳注作延道

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

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義振羨二字俱是辰

字之訓

李昉於子引達於寅冒帶於甲罕布於午昧蒙於未申堅於申酉敦於酉該闕於亥皆以兩字

共釋一字

若作振美則非其指矣月令正義引作美亦後人

以誤本漢志改之續漢書律厯志史記律書索隱引此

竝作振羨於辰

斂更

斂更於庚念孫案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庚爲斂者斂當爲改字之誤也鄭注月令云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元元數云庚取其改更皆其證也續漢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

一爲一分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念孫案一爲一分本作一黍爲一分脫去黍字

則文義不明周官司市疏典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
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書律歷志史記五帝
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爲一分漢紀同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
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漢書攷異曰歲陰與大歲

陰卽大歲也不當分以爲二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曰大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

三統歷說詳大歲攷當大初元年議造漢歷安得有超辰之

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本作四千五百

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厯改之也

史記厯書索隱引此已誤

凡甲子

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泰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爲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厯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厯乃殷厯說見下與三統厯不同開元占經古今厯積篇劉歆三統厯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厯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顯頊上元乙卯夏厯上元乙丑殷厯上元甲寅周厯上元丁巳魯

厯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厯同此云前厯上元泰初
闕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厯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
厯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緯候之書多
據殷厯

大衍歷議曰緯所據者殷厯也

故易乾鑿度曰厯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曰

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大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

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書律

厯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

窮

此紀卽元也

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

肇

今本肇誤作並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

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也謂

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厯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大歲在子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得大初本星度引之曰大歲在子之當爲寅後人改之也主海律厯部引此已誤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

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蓋所謂前厯者殷厯也黃帝以下

六厯惟殷厯元用甲寅

見續漢書律曆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厯積篇殷厯上

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大衍厯議曰湯作殷厯以十一月甲

子台朔冬至爲上元

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闕運攝提格之

歲元封七年與殷厯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闕逢攝提格

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甲寅者七十有六而

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

爲厯元後漢劉洪上言曰

見續漢志

甲寅元天正正月

夏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

二引尚書考靈曜日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

牛初青龍甲寅

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

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攝提格葦建星牽牛皆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

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

也易乾鑿度曰厯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太平御

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闕逢之歲在攝
提格之紀其曰紀曰甲子曰太素十一月卽此所謂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闕逢之歲在攝
提格之紀卽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言大歲皆用夏

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

七年卽大初元

初元年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獨
多三月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後兩見

爲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曰在亥宮歲星在丑

宮

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六度卻數至
六年正月朔當在斗十五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

歲星居丑正月與斗
章牛晨出東方也

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

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

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

詳見大歲考殷
歷甲寅元表後

人見下文歲術曰數從丙子起又說大初元年引漢志

曰歲名困敦遂改寅爲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大初歷

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

說見大
歲考

大歲在

寅乃殷歷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在寅則不

在子在于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

乎錢氏曉微不悟在子之文爲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

提格之歲不合乃爲之說曰大歲在子爲大歲攝提格

之歲則爲大陰

見潘所
堂文集

豈知在子本爲在寅卽上文之

攝提格而無庸強爲分別乎或曰漢大初歷元固丙子

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厯法而必以爲殷厯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逵論曰大初厯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厯之文而非大初厯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爲殷厯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厯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厯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厯而中間乃言漢大初厯者乎殷厯紀元爲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大史令張壽王掾甲寅元以非漢厯壽王厯迺大史官

殷厯也是殷厯爲大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大史令
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厯故用大史官殷厯而
以甲寅爲元至鄧平造厯更以丙子爲元徐幹中論厯數篇成哀之
閒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厯案三統厯以丙子爲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厯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三統厯世篇曰漢厯大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厯所引漢志已謂大初元年歲名困敦敦者大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厯本以丙子爲元不始於三統厯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大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辰曰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冬厯起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元在丙子矣而是歌作於鄧平定厯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爲元可知而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
見下故壽王挾甲寅

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厯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厯之
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厯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
造厯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厯始改謂顓頊厯以立春爲蓐首
詳見大歲考今改用冬至爲蓐首也蓐首起於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惟殷厯甲寅元而已故曰閏逢攝提格之歲
又曰大歲在寅然六厯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
帝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
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厯元所在代有變易殷厯元用甲
寅而漢厯因之則無以別於殷厯故又取是年顓頊厯

之大歲而以丙子爲元

額頊厯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考

以表一代之

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也史記封禪書說大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厯者以本統夏漢改厯以正月爲歲首本書武紀則以爲五月正厯蓋漢厯成於鄧平鄧平之厯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謂遷鄧平等造漢大初厯也厯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厯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厯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厯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厯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大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厯之

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厯元惟用甲寅若謂是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厯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卽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尚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旣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隸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爲義也

大歲在午
曰敦牂

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麻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初六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念孫案林鍾下更有林鍾二字林鍾初六與黃鍾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周官大師疏引補

易九厄

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

陰九孟康注曰易傳

俗本傳下衍也字文選左思魏都賦注陸機樂府注江淹雜體詩注

志四之四

九

劉琨勸進表注袁宏三國名臣序所謂陽九之厄百六

贊注曹植王仲宣誄注所引竝無

之會者也。漢書攷異曰：九厄當爲无妄。易雜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外，無所復望。應劭云：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儒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康以爲易傳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漢書此條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尚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條，竝作陽九厄，則唐時已誤，不始於近代矣。引之曰作陽九厄者是也。下文孟康注曰：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

九之九此正釋陽九九三字陽九九蓋三統厯篇名也
陽九五陰九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
故以陽九九名篇三統閏法陽九九曰者言三統閏法
陽九九篇有云也孟康注曰易傳所謂陽九之九百六
之會者謂三統陽九九篇所云卽易傳所謂陽九之九
也俗本陽字誤而爲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
以易九九爲易傳何不察之甚也據李善注左思魏都
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
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九足正今本
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曰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九五

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厯志具有其事

以上吳都賦注

案陽厄五陰厄四合

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無妄之語蓋連引易無妄說及漢志非謂易無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志陽九厄果爲易無妄之譌則陽九厄曰下亦當有災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無妄之文相同今無此語則非易無妄也且志文若作易無妄則孟康及師古必釋無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而不及易無妄邪錢說非

脫一字

實如法得一句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念孫案實如法得一下當更有一字

大歲日

算盡之外則大歲日也漢書攷異曰日字誤當云大歲所在引之曰日字不誤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大歲日辰爾雅曰大歲在甲曰闕逢此大歲所在之日名也又曰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大歲所在之辰名也淮南天文篇曰大陰所居日爲德辰爲刑大陰所居謂大

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卽大歲所起之日辰。

三月

粵若來三月。

五字連讀。說見經義述聞尚書。

旣歾霸引之曰：三當爲二。

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爲二月明矣。武成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二十二度

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念孫案：二十二度當爲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井十六度。然則鶉首之六度，井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禮樂志

夫婦之道苦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念孫案孟說是也行鹽謂不堅固也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亾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曰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卽行鹽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鹽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

之遺語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鹽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鹽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師古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鹽。《倉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不攻嚴也，是也。」而師古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辨見《倉貨志》。

曲爲之防

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

解上二句云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念孫案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相對爲文則曲非委曲之謂

未嘗

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仲舒傳補

壽何以不若高宗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念孫案古文尚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師古不見今文又未旁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言何以

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大不備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念孫案此文兩言大不備、語意重複、下大不備當是衍文、或古惑字言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於此也、注非、

以功定天下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念孫案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

義聲音篇

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

通典樂一竝同

詩語

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念孫案自漢以前無以

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爲詩語字之誤也

說文歌或作謠五行

志怨詢之氣發於謠謠

上文曰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

言鍾石筦弦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

八音克諧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

語足以感心承上詩歌而言則語爲詩字之誤明矣漢

紀孝惠紀正作詩語足以感心

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詩蓋此篇內歌字本

皆作詩後人多見歌少見詩故皆改爲歌也此謬字若不誤爲謬則後人亦必改爲歌矣

鄭衛宋趙

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念孫案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正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

營亂富貴之耳目 爲妻妾役使所營

巧偶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爲回繞所謂望文生義者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惑也從目榮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榮通作營又

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

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

說見經義述聞

莊子人間世

篇而目將榮之向崔本榮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
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楚策
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是
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
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爲
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爲其所惑也師古訓營爲繞誤與
此同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說見後連語下

永至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

通典樂
一同

念孫案永至二字於義無

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于廟中故下文云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永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樂而誤

高祖廟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念孫案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

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增祖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

曰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念孫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更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云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明示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念孫案上一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祁亦曰邵本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慶陰陰

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巫陰覆徧於下念孫案慶讀

爲羌發聲也

帝臨中壇 制數以五 后土富媪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字也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念孫案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爲股食猶此歌之言四方承宇也若如劉說以帝爲天子則與四方承宇句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掄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文義相同則顏說是也又下文制數以五卽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晏以爲祭后土之歌是

也劉云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亦非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又云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媪亦非信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

礧處

霆聲發礧礧處頃聽晉灼曰礧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礧與巖同言雷霆始發草本舒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念孫案晉說是也古書多

以巖穴連文故說文巖字注及楚辭七諫注並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靈聲發榮礫處頃聽師古以礫爲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崖言之

西顓

郊祀歌西顓沆陽秋氣肅殺韋昭曰西顓西方少皞也師古曰沆陽白氣之兒也念孫案韋以顓爲少皞非也西顓謂西方顓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顓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顓天淮南天文篇作皓天高注同說文顓白兒楚詞曰天白顓顓故曰西顓沆陽秋氣肅殺師古曰沆陽爲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青陽夏朱明秋西顓冬元冥

則顯爲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顯也若少昇則對大昇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

遠姚

五音六律依韋饒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標姚言飛揚也念孫案姚讀爲遙遙亦遠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昭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案盛同成亦功也楊倞曰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說見荀子

闕流離

闕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爲開道路使

之安集違道不祥善者則抑黜之以申懲勸也念孫案
師古以聞爲聞以流離爲不得其所者則聞流離三字
義不相屬故增數字以釋之曰爲聞道路使之安集其
失也迂矣余謂流離者梟也所以喻惡人北風旄邱篇
流離之子陸
機曰流離梟也自闕而西謂梟爲流離闕之言屏除謂屏除惡人也荀子
篇聞耳目之欲楊注闕屏除也字亦作辟周
官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司農注辟除姦人闕流離抑
不詳兩句同義皆承上文圖句虛熏鬻姪而言

求其清流

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念孫案上句當作猶
濁其源而求清其流今本清其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刑法志

沈斥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薛瓚曰
沈斥水田畝鹵也師古曰沈謂居淡水之下也念孫案
沈當爲沆胡朗反沆大澤也其字或作畎或作坑或作亢

又爲鹽澤之名其字或作畎或作坑說文沆大澤也徐
鍇傳引博物志曰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沆廣雅曰畎斥
澤池也玉篇曰畎鹽澤也太平御覽地部四十引述征
記曰齊人謂湖曰沆沆與斥同類故志以沆斥連文故
薛瓚以爲水田畝鹵漢紀孝文紀作除山川坑斥坑與沆同

斥今本作塹非蓋後人誤以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

坑爲坑塹字因改斥爲塹

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

除山川坑斥

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

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從亢之字隸或作亢故沆字或

作沆一誤而爲沆再誤而爲沆師古不達乃曰沆謂居

淡水之下其失甚矣沆坑亢三字諸書或誤爲沆或誤

爲沆或誤爲坑或誤爲元而學者莫之能辨也

凡從亢

尤之字傳寫易致差誤雅釋本板魚毒今本杭誤作

杭廣雅釋宮疏道也今本疏誤作斯齊語至于后杭補

音杭若浪反作杭者非列子黃帝篇據秘族杭釋文杭

一本作抗淮南說林篇在於批仇今本仇誤作仇楚辭

七諫與康鹿同坑今本坑誤作坑史記仲尼弟子傳原

亢籍正義亢作亢漢紀李昭紀楚亢陽舉兵於外今本

亢誤作元後漢書光武紀藏宮與延岑戰
於沈水注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風俗通義曰

謹案傳曰沅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沅澤之

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沅澤數沅字皆沅字之

誤沅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沅大水一

曰大澤者也故曰沅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

淮南子真篇沅沅沅是謂大治高注沅沅沅盛貌

也並讀王莽之莽沅讀水出沅沅白之沅數沅字亦沅

字之誤沅沅沅即莽莽沅沅故高注以爲盛貌漢書

禮樂志而顯沅陽師古曰沅陽白氣之貌也故曰沅讀

水出沅沅白之沅若作沅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

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沅沅孰知其藏

沅亦沅之誤沅與象量藏爲韻渾與沅一聲之轉渾渾

沅沅猶言沅沅沅耳若作沅沅則義旣不合而韻又

不諧矣沅又爲鹽澤故曰斥鹵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

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包方城縣風俗通曰沆漭也言

乎淫淫漭漭無崖際是其證也

太平御覽引作言其平望沆漭無崖際也水

經河水注曰濕水東北爲馬常坑坑東面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糞坑水爲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

說見淮南初學記

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竝作沆是其證也又文選而京賦游鴈高翬絕阮踰斥阮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阮卽沆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阮李

善注阮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阮澤皋平陵山陵與山同類阮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阮爲壑亦失之

載旆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竝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

毛傳訓旆爲旗非也

說見經義述聞

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賊

鉞以敬爲先與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疏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

憐之

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念孫案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

入春稿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春稿念孫案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

議事以制

晉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

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鑄於鼎也引之曰議讀爲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爲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傳

失本惠矣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舛罔民失本惠矣念孫案本惠當爲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舛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會貨志

農民戶人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念孫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下眾
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
通典會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
師注及疏引此竝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
宋本尚未誤

療

所以省費燎火。念孫案景祐本燎作寮。毛晃增脩禮部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竝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寮以爲明火以爲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爲燎矣。

世 天之行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念孫案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道也。

剝象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天行卽天道。說見經義述聞乾行也下。

曲禮去

國三世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會飽。謂歲之不足也。史

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

萬歲之後也

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

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

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
飢餒天之常行

慈母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念孫案慈母
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父者
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竝作慈父

聚於力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

案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
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
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
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力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
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暴虐 磬改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景祐本暴虐作暴賦
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周官通以政爲征征賦斂其義

同言急其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
鬻子孫皆承急征暴賦言之作政者省字耳政字師古

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
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暴賦漢紀及
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竝同朝令而暮改改本作得
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
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
漢紀正作朝令暮得

生葉 稍耨隴草 隴盡

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耨長終耨一耨
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
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莠黍稷旣旣

芸除草也。稱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僣僣而盛也。念孫案：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墾其土，以附苗根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隴盡而根深，本作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墾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耨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

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
以上稍壯又作隴盡平而根淡

庸輓犁

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
與庸賃同念孫案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伙比
倅更伙與迭同代也廣雅齊曰伙江淮陳楚之間曰倅餘

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又曰代

更也然則庸輓犁者猶言更輓犁代輓犁也昭十六年

左傳云筮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

卽方言伙字

比耦以艾

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

己明著其訓矣師古謂換功其作與庸質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爲功則未考方言也

減其買而糶

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買而糶

今本

脫下其字按上文及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此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

李愷說云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

增買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糶以利民

此民字對農而言下

文民便之三字則兼農而言

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

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一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竝作減其買而糶以利

民漢紀作減賈而糴以贍貧民義亦同也

脫三字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
臧臧纔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纔百萬念孫
案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義門讀書記曰上準平句
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
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
鍾之藏云云是其證

五穀不爲多

賈誼諫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爲音于僞反不爲多猶言爲之不多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五穀不爲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行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爲音于僞反不音于僞反

五穀不爲者爲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曰爲成也廣雅同呂氏春秋任地篇曰種稷

禾不爲稷種重禾不爲重言不成稷不成重也墨子禘守篇曰歲不爲賈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爲皆言歲不成也史記天官書曰風從西北來戎菽爲集解引孟康漢書注曰爲成也淮南天文篇曰敦牂之歲禾不爲協

治之歲菽麥不爲本經篇曰君臣不和五穀不爲高注

爲五穀

續漢書律厯志注引易緯曰小寒暑未當至而至

來年麻不爲穀雨暑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是不爲卽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曰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謀馬邑

王恢謀馬邑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十餘萬眾

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十餘萬眾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將字

富商賈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念孫案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大字

苦惡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句

器苦惡賈貴如淳曰苦

或作鹽不攻版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

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摠云苦惡也

念孫案如說是也苦讀與鹽同唐風鴇羽傳云鹽不攻

致也言鐵器既鹽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津書

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

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爲

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

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鹽惡句

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

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

九寸

公龜九寸念孫案九寸下有以上二字與下侯龜子龜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禮器正義初學記鱗介部引此皆作九寸以上

五均司市稱師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念孫案第一稱字涉下四稱字

而行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卽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以王孫卿爲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竝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竝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

蝗蟲

枯旱蝗蟲相因念孫案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見月令亦猶禮言草茅傳言鳥鳥荀子言禽犢今

人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

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

今本改爲蝗蟲辯見

經義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皆其證也又荆燕

吳傳蝗蟲起

史記亦誤作蝗蟲

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

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爲災也他蟲亦有

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

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爲

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

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螽也加一蟲字則大爲

不詞後漢書酷吏傳注引漢書無蟲字

漢書第四